

南村輟耕錄



南村輟耕錄卷之七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魏國趙文敏公孟頫以書法稱雄一世書入神品其書人  
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  
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至後方  
知為公書公自題云業廿年來寫千文以百數此卷殆  
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八  
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  
買得此卷持來求政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  
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

而吾良鄉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  
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  
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  
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  
已出曹韓上曹韓固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  
耳然往往閱公所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  
慮數十百軸又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  
海岳書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  
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  
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為 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

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法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吾鄉于佩遠先生演題金鰲山詩曰金鰲之山金碧浮重  
玄寶坊居上頭鍾聲夜渡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秋龍  
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跡之石  
窪為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擢江船百  
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難固天造中  
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無聲天地老兩  
官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無健筆驅風雨一  
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口山枕海屬臨海縣  
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

東事群闈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  
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  
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  
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臨  
濟寺前以俟潮碩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又問此  
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  
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  
時住持僧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  
語甚善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  
始知為六飛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

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  
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圖今日得覩天日帝喜  
敕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難易世其稱  
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金鰲之  
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安人也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走州治北自州出  
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舞鳳  
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為勝山旁廣  
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鬱鬱幽泉琮琤若鳴珮環於脩  
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家所謂空明

洞天者是也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  
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殆  
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  
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  
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栢之下或時變服叩  
里人門求水火里人所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密  
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為恠糞其地越數日里人  
家夜失火執張甚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  
離他處識者以為厭穢仙境故致此竒禍自是仙女不  
復出矣余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



裹糧撮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  
不尔絕無有也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察余内子之曾大父  
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  
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牟先生  
嚙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  
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推此則真  
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内子之大父良顯侯拱辰父昭武  
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

越楓橋里人丁氏毋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舐

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憲司  
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因讀  
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  
子一人嘗聞陳之子第言舜為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  
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孝行所感今  
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双目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  
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弟一目又如之雖夫人喜  
溢于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學業有成所致與傳  
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  
諱天祐汴梁蘭陵人仕至江浙儒學提舉

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小  
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遺  
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  
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屈  
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  
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萬錠  
用嵌帽頂上自後

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

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于後  
紅石頭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刺淡紅嬌

避者達深紅色石薄方嬌

昔刺泥黑色紅

苦木蘭紅黑黃不正之色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三種同出一坑

助把避上等暗深綠色

助木刺中等明綠色

撒卜泥下等帶石淺綠色

鴉鶻

紅亞姑上有水

馬思艮底帶石無光二種同坑

青亞姑上等深青色

你藍中等淺青色

屋撲你藍

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

黃亞姑

白亞姑

猫睛

猫睛

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猫睛而無光

甸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乞里馬泥

即河西甸子文理粗

荊州石

即襄陽甸子色變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一

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

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曰白鼠

白蛇豈寶物變幻邪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未去見其  
夫婦來回首溯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入一岩穴中  
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  
為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筭生掇取畸零仍  
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事鄰家疑其為盜告其  
姊之夫嘗為吏者吏詢之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  
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  
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  
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  
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

其妻徙置榻下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恠之  
夫歸共取視鏽鑰如故成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  
老巨室嗟夫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  
之亂唐天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于我朝而為  
編民所得民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  
得金甲自以為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  
為貪婪妄求者勸

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  
之侍史官婢

唐鄭能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

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媛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退為房老

孟蜀主一錦被其闕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

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

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揚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

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宋季叅政家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

旬餘未能愜意忽有笑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

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

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



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歸附後公携入  
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時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  
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  
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而不  
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矣

江右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址士  
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闔人不為通刺苟  
不出日即於門首挂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脩葺前廳梁內  
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

定數云

恒陽庶文正王

希憲

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

布嘗

凱官廉訪使氏焉國初拜中書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  
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  
見王之兄弟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  
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書略  
不荅薊公出整復晚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  
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  
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  
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襁縷袖詩求

見王之兄弟皆耶揄之薊公復為入言急令鋪設坐椅  
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  
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  
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  
之所倚任反非薄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  
等不能無疑王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嘖笑繫天下重  
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  
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  
而拘執於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  
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

功於名教者也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雇一僕役時選一能應對  
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  
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  
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  
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假  
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二十年终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  
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太參公相公驚問以實告  
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天

電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  
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  
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湖州郡人  
初不以為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  
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廿六日湖州陷  
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為最多信  
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日同池州之禍尤可  
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  
林王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  
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雜黃白黑二色食之味辛

寺僧遵式取以種得二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為時識尤可異也

俗呼牝馬為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今人以米湯和八益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抗子按齊民要術用抗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圓字寫則誤矣

官制資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  
法書名畫為事時授經即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  
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  
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  
書圖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雨題詩曰侍  
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中觀政要無  
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  
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悉  
為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漸

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馬次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末鞠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至京師避於一達宦家屬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出叩蹕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筭償信甫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  
以佐燕乃憤誓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定來  
剋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  
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歲我睢孽蔓乘兵塗  
眊膏國武乏興喙尔尸素營賄朋城弗典守妖孤凌彼  
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齧服倒授太阿儻以承天廓  
不白暑雨冰網常淪隨綫絕罔憑胡為優徐倡冶容倚  
市矜鬢妖驅之伴侑樂頽玉肆詈無凌兢噤謳禡舞餘  
怒髮植鬚鬢鉛為鋼刃劃膺載營霸灼上升碩守臣鉅  
儒汗慙衙愧死莫懲二義磅礴忠義氣獨出下里孰可

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塍尔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  
譽聲繩繩汗瀆流回清激蓋吳嘗室其少妹且與生子  
名教中所不齒者一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  
在列可哀也已隨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榮全據高郵  
城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  
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  
膏之罵至死不絕後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  
潘紫岩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  
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  
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

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執燭熏天雖厚祿重臣裁冠世儒  
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麾之下而併下賤乃能  
奮不顧身獨何仁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  
而無有為之舉申

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

北方凡阜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  
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殼一乃  
狗耳取以飼養進之于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  
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鵬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  
至名曰鷹背狗蓋

至正乙未五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南方軍  
聲且漸近驚走覘視已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  
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筭迤運由西  
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要悉揭去屋內  
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米十餘石醬  
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恠事竟不可曉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  
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  
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  
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

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衆皆號泣告  
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  
平江路達魯花赤六十不避譴斥力爭以為不可竟無  
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報

曹公克明鏗號以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陽  
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啓封  
漫尔置篋笥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謂苦無好辰  
砂公曰我有一故人嘗以此為惠當奉送及取視乃有  
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為何如人也時  
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廉潔如此官至禮部尚書謚

文穆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時  
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傳色特妙天曆中畫  
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揔管者揔其事劉命若  
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著筆因取  
紙連黏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  
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劉曰子能不耻  
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髀體然後加以衣  
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為之果善

南村輟耕錄卷之七終



南村輟耕錄卷之八

天台陶宗儀九成

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頴悟明敏博學疆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迹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寫山水訣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組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

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

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

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

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之為再用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去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侵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

則要滯筆間用縲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使墨  
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恠異便當模  
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  
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  
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痕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

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可為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練多便入畫工之派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

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  
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模飭能畫  
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湏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  
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礮頭  
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  
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難了  
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為之上品古人作畫胸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  
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

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為道士時齋

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

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泄然後謂曰吾昨夜

夢見濟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

矣吾此夢頗可恠汝可就南高峯頂為謄心章哀告上

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今觀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

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



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  
千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  
站有狗分例若剋減之必噬其主者至死乃已

吾鄉陳剛中先生浮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  
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學寇  
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  
墨平生紺髮三千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  
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  
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鬢鬆影父執見之曰此  
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汝當

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寓他所遣媒  
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  
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  
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  
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  
塞北倚黃昏蠻煙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  
安南國以文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  
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  
人也已

吾鄉李徽之先生

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

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韞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蛟蜨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一鼠噬枯藤鶩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墨字

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含  
渾如天地尚函三  
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  
竹委長身寒郭索  
松埋短髮老瞿曇  
不如來此擒元濟  
一洗江南草木慚  
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荅  
皆驚訝曰  
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  
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為何如人  
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  
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  
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  
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先生矣  
至彼果見之告以特

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  
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  
不良于行暫憇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  
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  
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  
與陳剛中治中遇于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  
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  
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  
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  
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瑤英之  
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相逆出入以構賄賂號為  
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三人更  
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  
嘗不領之天下費寶貨求大官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  
為梯媒又李肇國史補摠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  
關節牛軋牛羊日曆云由是輕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  
節緊慢為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謂打開節有梯媒者  
不為無祖矣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人陰鷙酷烈嗜斬  
殺初群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  
為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  
鬪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  
判阿魯恢揔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苟緣入中國不  
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禽戮之行絕天  
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楊子宿留  
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朔淮人陷平江時江  
浙行中書省丞相塔失帖木兒有旨得便宜從事嘉  
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里為藩鎮喉舌有司告

援急星火駟使交道中不絕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完  
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  
事填募民人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  
獠洞搖荅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  
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備短與  
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  
固脰以獸皮曰護項策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  
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  
載伍溪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猺曰獬曰狔曰狔  
狔字皆从犬則諺所謂猫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



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卽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  
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者  
盡取而靡有孑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羸  
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子皆驅  
以為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皙者畜為婦  
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卽刺以刃與  
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云好則人怒則  
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  
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蕭亮負成來與敬奔  
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

刑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  
有粟四十萬餘籍為已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  
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太旺敗完者自嘉興  
來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完者兵淫  
刑以逞嘉興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  
至無寸草天木處完者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  
已足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揔  
督官邁里古思達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各自為  
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  
而已築營憑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

為郢陽計用法刻深任勳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  
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  
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珮等皆先魁  
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吏致牲  
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湏臾毋死得以底裏上  
露報不可完者乘躁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  
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  
親王為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  
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炳解衣褻屍瘞之祭  
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完者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

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燬者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 國家之不幸也  
國以民為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為之將若相者在於  
明黜陟嚴賞罰奉將 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培  
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它竒謀遠畧而  
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柙而使赴犬羊耳尚冀  
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上敗亡  
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寔亦自取之也惟完者則  
有說焉完者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 君愛民之道頗  
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夷性所然君子

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起身等寒微故威令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國家之本厠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周待制白岩先生

仁榮

買地於府城之鄭捏兒坊鞞義塾

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旣成遂名雙硯堂尔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虔字

弱齊俗偽為捏兒云

先師錢先生璧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氣  
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  
色而荅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中櫛耳豈有它意  
哉汝乃反欲敗吾德邪即具貲嫁之果處子也先生雲

間人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

國初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德燕  
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  
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艱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

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  
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咏胡婦  
云双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  
見爭捲珠簾看固姑

江鄰幾雜誌云丁正臣賈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人  
謂之佩羹即今魚脍是也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  
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  
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

頭猪肚豹尾六字是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  
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  
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太師伯顏擅權之日劄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皆  
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  
以風之大書揭于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  
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  
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  
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  
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



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微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  
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羈

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告曰

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它日者言亦多同於是意

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以輕財仗

義為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丫鬟女子徘徊悲感若將赴

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為輕生如此答曰我本人家小

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双直鈔三十餘

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曰我  
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再三磨問穎數裝束實  
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  
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居去渡所只尺間期歲少年  
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  
乃失環女也因告其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  
風濤大作皆菹蕪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  
救其一命以荅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  
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

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  
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  
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史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  
史咲曰則公便自研朱漢子也

吾響稱舟人之老者曰長年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  
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  
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  
思海舶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年三老之意

橋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  
掛盲風恠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大盡

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為二維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  
人皆叫踊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巖橋  
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  
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  
開霽不一年為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烟衰草  
野燐視昔時之蘇華一如夢也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乙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城  
西柵口方掀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梧桐色白而微青  
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晏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  
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手拾置其

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為儀真錄恭  
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筭曆者鄒淮  
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  
過達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一次星入月  
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穆季姑姑反戈一  
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  
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  
來剋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為礫  
之區視它郡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  
分野顧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浙省恭政董公搏霄字孟起以各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  
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閔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剋  
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  
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觴既恭且  
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得待士之体  
矣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南村輟耕錄卷之八

南村輟耕錄卷之九

天台陶宗儀九成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  
言不闕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敦乎情  
止乎禮義閑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  
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  
簡約之制古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  
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  
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  
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

周之竒偉屈原之清深為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  
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為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  
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今  
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以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  
刻削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  
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  
作為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  
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  
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大羨玄酒謂之古  
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



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角無陳  
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頤命是也叙事之後畧  
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  
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  
第不可顛倒故次叙其語曰叙尚書序毛詩序古今作  
序大格樣書序首言書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  
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  
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  
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

尾決不再行蹈齷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  
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況用善為文者宜如  
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  
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  
狼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躡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  
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  
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  
次古文自西漢而下它並不錄迄唐惟存韓公四記柳  
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耶律文正王於星曆醫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

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杷曆  
蓋回鶻曆名也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  
之小潦沉大舟閔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群燕緣  
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不蘆雖  
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箕子者莫北有名押不  
蘆食其汁立死然以它藥解之即蘇華佗洗腸胃攻疾  
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腸仁人不為寶  
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右嬰啼聞  
木枝羸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尔無根據者漠北種

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  
所載西狩獲白麟至死意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  
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石纒脫  
海鶴喙已登方物輿仰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  
長僅七寸夫婦二枚形躰畢具也右羯尾大如斛堅車  
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  
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右八珍殺龍鳳此出龍鳳  
外荔枝配江蚺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  
珍則醍醐麝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  
玉漿也玄玉漿即馬奶子右灤人新巨松童山八百里

世無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涿陽即今上都  
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垢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黃肉  
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馱其旁終夜不動用斷  
梗架片毡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垢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迹  
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  
有月點錢點事見酉陽雜俎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

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  
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  
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  
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醫者隸焉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堯韃  
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西五十里有石人二相  
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己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浮休閱目集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  
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

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  
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  
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  
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  
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諾以厚  
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  
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痊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  
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  
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池

亭水閣偏越涼多海榴初綻朵朵感紅羅乳燕雖鶯弄  
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琉璃乱撒打遍新荷人  
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羨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  
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醕酌從教二  
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  
數畝池平鋪雲錦蓋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  
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  
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  
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  
雨打新荷者是也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都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貨產又兩月屋燬于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姪輩詣先壟汛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余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

一吁誠異哉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畫為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杭州赤山之陰曰筲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問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厨刀自割其執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煨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不數日而

愈

三寶柱字延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能  
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為浙省郎中日太書四句於門屏  
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尤比干  
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哉終不大  
顯達而死於難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少  
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依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  
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教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散

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可登  
于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于用不欲于卻缺俄  
而車蓋載止餽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計畫始成  
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黥髮雲散  
怡然無咨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  
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忿填膺寸晷是學不迫于至以  
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  
人何得而知蓋至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君得以  
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為人之父為人之母  
觀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

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  
大道亂人紀良可惜哉銘曰髮也者為養之具質也者  
致教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  
毋安可繼乎齊英宗儀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  
見陶母碑不覺泣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  
陶母之志是故今翰林承旨蛇菴張先生翥所撰墓銘  
有曰夫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  
肖不克勉于學已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于此庶亦可  
以自懼也

婺州許白雲先生謙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

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廉使王公繼學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以學行薦于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室有以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人亦如之竟

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富長幼妍醜匹  
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訟  
于官或死于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從古未知聞也吳中  
僧祖柏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占絕句曰一封丹詔未  
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  
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  
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  
意者矣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獸  
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曰獸

醫矣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鉄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剗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為糧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



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  
牆而遯以告縣令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  
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火光  
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  
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覺  
不寤者盧氏雜說云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  
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  
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萇從簡家世屠羊  
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  
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

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灋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莫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鷄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金秋亂華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為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瘦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羨羨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脚羊趙與峇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

之太宗即位會有訐者斬于洛陽又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為顯宦豈無珍羞美善足以厭其口腹願乃喜啖人肉是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窟逐而後已天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容壽衍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時中致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躬往吊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

掃不怠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从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况後世乎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人

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閒閒宗師全節時為嗣師新

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于中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

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贖  
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  
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所徃來者袁學士伯  
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脩譔伯生  
和之它日伯雨往謁謝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  
只問道家典故雖荅之或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  
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  
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  
先生書必稱弟子焉伯雨杭州人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頰常怒氣滿

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  
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是消得  
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必用羞祭  
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禮腹中之臍  
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耳豈乳亦異於人耶顧千載  
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之亡國非偶然矣  
若鱻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  
喜食螳蜚螯名曰鸚哥背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  
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  
鯢難盈之反鮓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

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鮠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只理瓦台入城  
知任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  
州灾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  
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灾尤甚於先自  
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實基於此

余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  
所藏而趙彝齋之物也彝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  
彝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陳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  
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雲川俞壽翁彝

齋復從壽翁易得喜其來夜回擢至昇山大風覆舟行  
李皆滄溺無餘彝齋立淺水中手持此帖示人曰蘭亭  
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于卷首云性命可輕  
至寶是保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娠  
妻怒之箠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覺不  
得死竊自念曰我若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求早死  
之為幸因多食海螵與冷水胎既落血上衝心而身隨  
亡不數日鬼恠百出妻得竒疾宛若死者但只心胸微  
溫支躄不僵其家就牀褥作一竅任其便溺時以少飲



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肌經三年餘形骸枯槁無復  
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詣舅姑所叩寢室戶舅姑曰  
汝惡得至此必為鬼矣曰妾已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  
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  
軀及覘其卧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為亡婢訴  
寃攝至陰府即今穢祠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  
時打罵則或有之然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  
妾不得白遂招承枷禁幽園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  
之類相餽故不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槌之  
一下兒哭遂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

強至此舅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小郎妻問之曰適間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小郎蓋提控之次子泰甫先為其妹夫金可大所殺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于此以為世之妒婦勸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終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莊綽雞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

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吾衍閒  
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名台音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  
伯遼見周曇咏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伯夷叔  
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淮海龔翠岩先生關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識  
道理先生與之游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歸取  
錘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諸女女  
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遇諸道權  
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曰  
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者可

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敬也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穎望之二矢著其上籀羽宛然可辨  
相傳宋南渡初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  
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杪留遺鏃  
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春寺主僧善信大修  
浮圖更其穎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鉄條二交貫橫亘  
蓋必昔人以是輔穎且以防鶴鷗之巢故耳傳者所謂  
乃大妄也因著此以祛後世之惑長樂郭德基嘗有華  
嚴塔穎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目擊其非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南村輟耕錄卷之九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天台陶宗儀九成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

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

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

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

之所以讀書為仕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也使我今

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御史不可滅

人理吏赧服而退

今官府收斂秋糧之際比先消吉啓倉於青龍方殿房入  
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 國家初無定制不  
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余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之意  
耳

凡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湯藥恐内有荊芥蓋與此物  
大相反亦惡烏頭附馬之屬余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  
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浸試之經  
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  
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椒攬皆可  
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搗粉

水調灌大妙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說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馮公士啓夢弼嘗言為八蕃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湏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

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閉目搥手弗荅於是下  
馬祝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尔其啖之  
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  
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  
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  
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  
崩善亦多也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  
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



正月十九日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為神  
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  
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為弟子戊  
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 太祖平燕城金  
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齊魯入宋宋遣  
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 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  
仲祿持 手詔致聘十二月至隱所召文云制曰天厭  
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愁莫生之情反朴還  
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  
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

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  
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祐獲  
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  
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  
猶懼有關且夫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  
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度政而三九之位未見  
其人訪聞立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洛聞探賸窮理道  
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岩谷  
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筵莫  
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

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  
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  
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  
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  
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  
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  
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小願哉故茲  
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  
燕欲俟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  
請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 宣旨遠召不

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慶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  
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  
顧自傷哀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  
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 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  
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遠且  
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兼聞 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  
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  
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 皇帝所則  
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為難事遂  
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

佳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  
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 皇帝早下寬大  
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  
得其名顏色顛頽形容枯槁伏望 聖裁龍兒年三月  
日奏十月曷刺回復奉 勅旨曰 成吉思皇帝勅真  
人立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  
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頽適天不人  
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  
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頽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  
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

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皆寔  
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異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  
畧駐車徒重念雲軒既歿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  
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州  
途之雖闊瞻凡杖以非遙爰答采章可明朕意秋暑師  
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  
城壬午三月過鉄門関四月達行在所時 上在雲山  
之陽舍館定入 見 上勞曰它國徵聘皆不應今遠  
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 御幄之  
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

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畧荅以節慾保躬天道好  
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 上說命左史書諸策癸  
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  
月至燕八月奉 旨居太極宮丁亥五月 特改太極  
為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至元己巳正月  
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  
蟠溪集鳴道集西遊記風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  
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  
顧將奠一言以為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鉄  
柱杖於窻戶牆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

曰尔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尔毀尔將  
無以圖厥終今毀矣尔宜思其毀而欲克保全之則  
尔與尔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  
吁真人真之道哉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旁  
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地每  
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師張

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  
池中戒之曰汝蠅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



蘆葦穿荷葉菱花骨雁兒又新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  
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  
殘忍乃拘其妻妻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  
之求食於西湖以貨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群趨焉艤  
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棹誰家女綠慘紅  
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  
酒不須憂魚腹熊蟠棄如土陽甚夢短匆匆去鴛鎖生  
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柔濮歌行路後王之  
子孫有為娼者人之報施一何捷也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貫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卜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異鼎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尔王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賈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斬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懼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恠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俗語以不潔為塵糟按霍去病傳塵泉闌下注世俗謂盡死殺人為塵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  
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游至正甲午  
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  
擾所在悉凋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  
破逆即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  
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  
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  
脩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  
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  
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拒慶元奉旨

輶軒金卷十  
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督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為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飲醴酣咏嘯以為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武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 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叅謀為幙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猜禍吏為瓜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詐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鈞

距致財為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它拜頰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玉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駁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暹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鉄槌槌殺之初甚秘守閫軍自相謂死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叅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危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

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右扶翼環甲上馬過臺軍於  
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  
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為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  
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  
女為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  
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揆見之齊唾其面且罵  
曰贖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  
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  
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之柱  
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言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

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既而軍民為君持服為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効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王日有星大如栝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為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咨子路行三軍之問夫邁里古思受任云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己之過有以釀成此

裒與微中則老母稚子亦皆見上之肉矣原其忠君  
愛民之心炳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哥  
為國大臣坐鎮四者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  
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  
結小醜作為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  
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  
既不思消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  
害忠良為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  
辱實自取之尚復何憐哉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



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  
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  
法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  
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声韻目大小篆分隸真  
草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  
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  
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  
公夔夔時來訪一日語及声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

用司喉音無字為首先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  
一音無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  
此二字亦奇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  
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  
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  
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大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体狀美  
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  
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

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履  
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  
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  
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  
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  
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錫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  
月長新因窈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  
知札脚自五代而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  
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耻也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五後至元間本

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  
玉亟以水清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玉給曰  
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躍以長竿  
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  
次上流屍逆流附父舟捍之不去移舟溯河而上屍從  
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玉一婦人耳寧死  
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此

韉韉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筍上  
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聯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鎖陽  
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

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晒乾以充藥貨功力  
百倍於從容也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  
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譎浪調笑不為無補於名教卦辭  
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  
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地上有不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  
象曰出門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鉄轆象曰傳于鉄  
轆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屬無咎象曰終日  
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

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  
爵天下擲揄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  
又謂自宋末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  
衛作吝卦以配之曰吝亨利居間不利有所為彖曰吝  
鄙吝也利居間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  
居富吝於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吝於周急莫恤其貧  
也悔亡无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  
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  
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  
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

務至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  
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无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  
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來吝  
於酒食弗克歡无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  
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具類也吝於  
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  
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  
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琥  
又作論卦曰論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  
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論或庶幾也終凶論不

由初也利且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  
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各干祿初九論于同朋無咎  
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畧施于民吉象曰九二  
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其論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論  
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  
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  
高論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論受  
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祖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  
六莽論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論取怒殺之何過也  
右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廣海采珠之人懸絙于要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  
上人挈出之墜于鼉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  
曰烏蠶戶蠶音但 仁宗登極特 旨放免時敬公威  
卿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  
府抄具烏蠶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它省官曰中  
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申明舊典庶不害及  
良民未幾 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  
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

阜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  
隅中日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  
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阜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  
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